

籌辦夷務始末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十九

同治二年癸亥八月戊寅定邊左副將軍明誼奏竊

故才邊

旨於六月初九日將將軍印務交代麟興接署即日起身赴塔爾
巴哈台候議分界二十一日抵科布多首臺該處參贊大
臣廣鳳率同派委查界之章京員外郎銜阿克敦佈等在
彼等候商辦該章京等面稟查勘情形並呈繪圖均尚詳
備據廣鳳面稱已奏明派阿克敦佈隨同才前往會議並
述前在科布多境俄人兵隊滋擾及查明舊有俄人建蓋
木房三十餘間各情竊與奏稟無異其俄人拘牽蒙古守
卡弁兵隨即放回據去馬匹什物查無去向無從窮追所

有木房現住之人十二名均各明順事久相沿現在未便
嚴逐致開爭鬻等語奴才屬其鼓勵在事員弁小心防範仍
通飭與俄境連界之烏梁海人等自固藩籬暗中抵禦暫
示羈縻奴才於七月初五日始抵古城今擬設法迅速前進
以慰

聖慮

明誼又奏再正具摺開七月初六日接准伊犁將軍常清
六月初一日來文摺彙知伊犁五月十六十九等日派往
博勒胡吉爾等處防堵之官兵已與俄人接仗二次互有
殺傷綠俄兵係哈薩克領兵帶來助逆滋擾其哈薩克台

吉鐵色克為助虐罪魁。必須擒鞫究辦。自係迫於勢不容
已。為擒賊擒王斧底抽薪之計。行令^才與明緒俟與俄使
會議時。將此肇端緣由。切實與該夷言明。屬其勿再輕聽
哈薩克之言。遠撤兵隊。以固和好等因。^才屆時自當與明
緒照依所屬。與夷使設法剖辨。以杜該國狡賴釁端。但恐
該國竟不遣使前來。又將向誰理講。況夷情詭詐。豈肯平
心講理。折衝樽俎。恐難遽得消弭。常清摺內聲稱餉缺難
支。均係實在情形。日久相持。不堪設想。萬望請

命上勞

聖慮亦恐鞭長莫及。如果該國遣使復來。臨時^才惟有與明緒等

審度時勢。於利害兩形之下。酌其重輕。竭盡血誠。勉圖收
束。同日又接明緒咨來。六月初四日具奏摺彙。內稱塔爾
巴哈台夏設霍呢輝邁拉扈等三處卡倫。均被俄兵占據。
俄國西悉畢爾衙門覆文。必須仍照去年所議。以常住卡
倫為界。即來立界。否則毋庸再議云云。按其情節。該夷想
不即來會議。但前經我總理各國衙門。仍約其來塔垣會
議。並_才前行令其分路前來勸議。俱尚未見該國照覆。_才
既已違

旨前赴塔垣候與會議。未使中途折回。自當前赴塔垣與明緒等
會晤妥籌商辦。後奏明回任。用顧本轄境該國分路侵擾。

或照依分路勘議。以奠完此巨案。

諭議政王軍機大臣等。前據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勘分西界事宜。當經諭令明誼。明緒。准照該使臣議單。照會該國。西悉畢爾。定期會勘。現在明誼已抵古城。著卽遣程前進。馳赴塔爾巴哈台。會同明緒。遵照前旨。迅卽照會該國。西悉畢爾衙門。准照該使臣議單分界。令其星速派員前來會勘。迅卽辨結。毋致另生枝節。其分入該國之哈薩克。布魯特人等。及仍隸我界之哈薩克人眾。烏梁海蒙古等。分別安插羈縻之處。明誼。明緒等。務於分界時。與該使臣妥議章程。以弭邊釁。哈薩克台吉。鐵色克。帶領俄兵。滋擾邊卡。實屬可惡。並著明誼等。斟酌妥協。設法將該

台吉檢獲究辦。以示懲儆。俾定界以後。該哈薩克人等各安邊境。不敢再行藉端構釁。方為妥善。

辛巳。伊犁將軍常清奏。竊查俄夷前因騷擾卡倫。卡倫曾經

馳奏在案。五月十八日。據領隊大臣托克托奈報稱。五月十五日。官兵正在博羅胡吉爾一帶地方偵探。見俄夷與哈薩克手執白旗。排開四隊。賊匪甚眾。即向我兵施放火破火箭。領隊聞信。即派協領烏勒西春等帶兵前往堵禦。彼此互相攻擊。天晚各散。據烏勒西春同稱。帶領官兵擡礮前至畢爾布拉克地方。索倫兵丁。正與哈薩克對敵。遠望哈薩克約七八百人。俄夷約二三百人。賊多兵少。恐有

貽誤。只得向賊匪開砲。賊匪始零星敗退。又總管富珠爾泰稟稱官兵殺斃哈薩克賊匪數名。其時哈薩克逆來問搶奪馬匹牲畜。均係哈薩克頭人鐵色克主謀。各等語。正在繕摺間。於五月二十日。據托克托索報稱。五月十九日中時。忽有俄羅斯哈薩克。排列三隊前來撲營。賊勢甚重。將火箭炸破大砲。鳥槍向我營盤施放。馬步賊眾埋伏。從山溝繞出打仗。我兵亦施放槍砲拒敵。共殺賊將及百名。直至戌時。賊匪始敗入山灣而去。因眾兵均聽軍令。只准禦敵。不准窮追。現雖大獲勝仗。惟恐聚而復來。懇請速調官兵前來各等語。才查哈薩克種類繁多。良莠不一。其距

卡稍遠者。數十年來為該夷所役使。首鼠兩端。此歲以來。因我國羈縻俄夷。與之會議分界。俄夷漸萌驕志。肆意強橫。該哈薩克因而曲意承順阿附。五月兩次遣兵犯卡。查係哈薩克勾串前導。而台吉鐵色克實為禍首主謀。前次俄夷有哈薩克導伊等前來之語。是鐵色克之為厲階。實屬可恨。索倫兵丁等家屬近在邊卡。現與從夷之哈薩克有切齒之讐。經才再三訓諭。只准禦敵。不准窮追滋事。始稍斂手。而其躍躍欲試之念。晝夜不忘。惟夷情叵測。難保不宵想於該國大臣。誣我欺陵起釁。是在

聖明獨照萬里之外。知其奸謀。卽如城外貿易圍。才曾出告示。軍

民如有騷擾者。重治其罪。使俄人知我國正在會議分界。修好之際。總無用兵之心。皆係為哈薩克所愚。意欲出我不備。引之闖入伊犁卡內。肆其所欲。則界已占盡。更何由議分。才於拜摺後。將此稟咨行明諷。錫霞明繕得悉情由。轉告該國大臣。破其詭譎。釋其疑慮。方保不致有礙分界之事。至伊犁城之內外軍民商賈。才屢經安撫。毋令驚惶。現在托克托奈。既請添兵助守。才遂將前次派出候調之官兵五百名。飭令協領富珠哩。管帶迅速前往。已嚴諭該將弁等。如哈薩克等仍來劫營偷畜。儘可大加剿戮。設能將鐵色克。擊解前來。自應訊明如何煽惑起釁。數其辜。

負養養之

恩重治其罪。並令托克托素設法曉諭俄人。我國已有準備。萬不能任爾等徑入伊犁卡內。務卽休兵靜候辦理分界。切勿輕信鐵色克之言。致再敗辱。如該夷幡然悔悟。便可相安。

惟求

皇上訓示遵行。

常清又奏。道光三十年。因哈薩克台吉都拉哩。承襲伊父

公爵。並推

恩將伊叔鐵色克

賞給三品頂翎。令其幫同辦理屬下事宜。該哈薩克身受

皇恩至優極渥。宜何如奮勉出力。以酬

高厚之德。乃不但不致力圖報。且唆俄人逞兵犯卡。搶劫牲畜。似

此狼子野心。甘為叛逆。

國家名器。豈容此輩承受。相應請

旨將鐵色克三品頂翎台吉革退。以示懲儆。

常清又奏。竊照咸豐十一年二月。准王大臣來咨。設立總

理各國事務衙門。奏准章程。內有各國商情。按月奏報。一

條。奴才奉准後。將伊犁貿易情形。應經按月奏報在案。茲據

營伍處呈稱。貿易圍內。三月尚有俄人二十一名。自四月

初一日起。至五月十九日止。除陸續旋回外。現只有俄人

一名等語。才伏查現值哈薩克句串俄表。還兵滋擾之際。一時不能通商。所有奏報貿易情形。自難按月辦理。應俟分界議定後。俄人撤兵照常貿易。彼時再行循例按月奏報。以符定制。至貿易國內。我國近因用兵。如意安撫照料。事事示以誠信。何以俄人不待文指護送。竟自私行出境。僅止存留一人。才一面行文俄國西悉畢爾衙門。咨詢原委。仍由明緒轉遞。謹將咨文恭呈。

御覽。

前任烏什辦事大臣文興。前任烏什幫辦大臣文藝。奏。五月十三日。接准伊犁將軍常清來咨。現在伊犁西南正西。

西北博羅胡吉爾等處。有俄羅斯兵隊住紮。本處已派官
兵分路堵禦。並移咨南路各城大臣查照。務飭所屬各卡
倫。嚴加防範等情。十五日復准常清函稱。伊犁官兵已與
俄人接仗等語。當即諭令署阿奇木伯克胡達。挑派回兵
二百名。責令幹練伯克管帶。前往巴什雅哈瑪畢底爾卡
倫各隘口。妥為嚴防。又於十六日。接准葉爾羌參贊大臣
景廉來函。內云本月十二日。接據英吉沙爾領隊大臣托
克托布函稱。據鴉布泉軍臺回子稟稱。喀什噶爾喀浪達
卡倫附近。有布魯特數百人。騎馬前往哈哈轄爾一帶地
方。巴爾昌卡倫。通透烏什路徑。密飭嚴為防守。札才等體察

邊卡正北有通遠伊犁捷徑西南通遠喀什噶爾所屬巴爾昌卡倫一帶係布魯特遊牧之地均與外夷接壤現探得西山外布魯特等互相爭擾此種布魯特有一千數百多被外夷逐至海依里克地方住聚距烏什遠在四五站之遙首鼠兩端難保不生覬覦_才等卽劉飭署營務副將托克托布等將弁兵內選其年力精壯者派委豫為備敵正在繕摺具奏聞於五月二十四日接奉議政王軍機大臣密寄四月初二日奉

上諭聞逆首倭里罕在浩罕城內是否被害邪黑阿彈之子孫二人是否現住烏什等因欽此_才當卽會同幫辦大臣文藝

密商。飭令印房回務章京麟瑞。暗查密訪。探得實跡。密咨
伊犁。葉爾羌商辦。惟北出貢古魯克雅滿素二卡倫。七八
日可達伊犁所屬科里愛曼地方。該處俄羅斯與布魯特
交雜。詢得俄羅斯約有三百之眾。有句串布魯特之意。懷
若俄羅斯出山備約貿易。等密飭官弁。違約相待。不得
造次。或伊恃逆而出。亦設防備。相機而作。據前任烏什印
房回務章京善魁呈稱。因案降四級調用。懇自備資斧。防
堵效加。該員辦理夷務多年。地理情形。尚屬熟習。等語。即
飭令帶領回兵。在貢古魯克雅滿素卡倫隘口。小心防守。
並時加偵探。於鎮靜之中。妥設不虞之備。

諭議政王軍機大臣等。常清奏。俄人劫營防勦獲勝。請革退鐵色克頂翎台吉。並照料貿易圍情形。行文俄國各摺片。文興奏。烏什現籌防範。前因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分界無可再議。業於七月二十九日。諭令明諒。明繕約會分界使臣。准照該使臣議單。妥為辦理。即照會西悉畢爾。約定勘界日期。以安邊境。並諭常清一體知照。各城如俄人前來尋釁。即以此事告知。計常清此時尚未來到諭旨。茲據奏稱。俄人與哈薩克勾串。在博羅胡吉爾地方排隊。向我兵開放火。礮火箭煙。我兵用槍礮擊退。復糾集黨與。續來撲營。我兵用槍礮拒敵。殺賊將及百名。賊雖受創敗去。難保不增添醜類。去而復來。常清務當添派兵勇前

往接應。嚴加防範。不可稍涉大意。該將軍現飭帶兵各員。號令兵丁。來則禦敵。去勿窮追。辦法尚妥。著常清卽行遵照。七月二十九日寄信諭旨辦理。此次俄人稱兵。實由哈薩克台吉俄色克。向結前來滋擾。實堪痛恨。卽革去台吉並三品頂翎。如再勾引俄兵。到營偷害。卽著設法將其擒斬。以快人心。而除後患。並激勵伊犁境內軍民。同心禦侮。以防俄人越卡闖入邊境。毋稍鬆懈。至俄國貿易團商人。因心懷畏懼。私走出卡。僅留一人看守。常清現經出示。禁止軍民騷擾。並將該國再蒙友伊犁現辦情形。咨行西悉畢爾。措辭甚為妥協。卽著知照。明諒。錫霖。明緒。令該將軍等備悉情由。轉告該國大臣。破其說諭。釋其疑慮。以

期早息。卑端至烏什地方。與伊犁喀什噶爾邊卡均屬相連。巴爾昌卡倫一帶。俱係布魯特遊牧之地。與外夷接壤。西山外布魯特等。亦難保不心生覬覦。與俄人勾結。文興等現已選派弁兵。豫為備禦。著即謹守隘口。嚴密防堵。並飭令回莊伯克及附卡布魯特等。各守疆界。毋任俄人侵越。其喀什噶爾邊卡。亦著景廉行知。奎善隨時防範。毋稍疏忽。

寄俄國西悉畢爾咨文

大清國總統伊犁等處將軍咨大俄國西悉畢爾總督為咨行知照事。本年四月間。忽有貴國兵隊數百餘人。在我們卡倫附近地方。任意甚強橫。向其詢問。並不講理。即向我

兵施放火礮火箭。實屬有意尋釁。甚非和好之道。你們貿易困之人。自知非禮。亦覺惶恐。本處又慮我們人心不平。致生意外之事。派員曉諭你們商人。照常貿易。勿得生疑。並曉諭我們軍民人等。不准在貿易困騷擾。我們軍民俱聽我們教諭。並無欺陵之處。詎意貴國貿易人等。忽於五月十八日夜間。私行潛走出境。困中只留一人。查貴國貿易商人出入卡倫。向報我們派員護送。今私行走去。不知其意何居。因念兩國和好。既不以你們兵隊在外逞強。遂遷怒於貿易商人。至你們商人無端潛走之後。我們亦未窮追。其遺留一人。並善為開導。令其安居度日。又派官兵

眼同國中現留之人。將所存什物開具細單。各留一分。以
為日後憑據。我們復時常派人照料。我們於和好之道。不
為不盡。而逞兵強橫。實由你們而起。貴國夙稱禮義之邦。
豈有非理逞強之舉。或貴國大臣並不知情。是你們違棄
私意尋釁。均未可定。應即行知。照貴總督查明辦理。為此
咨行。

常清又奏。再查俄國分界事宜一節。於前將卡外地界訊
明繪圖貼說。呈送總理各國事務衙門一分。並咨送明讓
明緒各一分。俟與該國會商之時。據圖定議。茲於五月十
六日。接准明讓咨稱。三月十二日。奉到寄信。

諭旨。飭令錫霖會同才聖明緒辦理。才惟有詳慎將事。與明諱錫霖。明緒悉心調停。和衷尚推謹遵。

訓諭剛柔互用四字。以仰副

聖主柔遠羈縻之至意。惟路途迢遠。夷情叵測。議論未定。朝夕變更。將來該國或照明諱所擬分辦。抑或仍在塔爾巴哈台歸為一處會辦。不能懸揣。統俟西悉畢爾衙門覆文到日。

才
即當遵

旨與錫霖。明緒商量妥辦。請

旨遵行。

御批知道了。

丙戌江蘇巡撫李鴻章奏臣於二月十一日由蘇州婁門

外跨塘折赴崑山接見戈登臣面商進取機宜該兵官以蘇

城太大兵力甚單請添雇英國弁兵一百五十名幫同領

隊攻打冀可得手臣因需費過鉅且專用洋兵易生後患

未遽允行該兵官再行要求准添洋兵百名月給薪糧一

萬圓無論蘇州攻克與否以一箇月為限即行辭退如克

蘇城常勝軍與程學啟所部分入駐守五日後仍將常勝

軍撤回崑山該兵官於守城一節據稱遵示辦理於添雇

洋兵一節云須與英國陸路提督薄朗妥商似另有意見

臣姑置不與較昨接李恆嵩奏述英提督薄朗已為戈登

接至崑山請臣折回會商一切臣以江陰軍情緊急不克
分身令李恆嵩轉告薄朗隨後回滬商議蓋深知洋人性
情我苟暇就相商彼即多方挾制頃接李恆嵩稟復薄朗
謂須赴京都一行約三箇禮拜期回即帶英兵攻勦蘇城
等語臣查江南地勢各郡縣一幾平梓四水環繞本屬不
易攻取臣由松滬進兵嘉興在其南常州居其北蘇州界
其中面面賊巢若萃我兵力專攻一處各路之賊必包抄
而入不但蘇城難克即已復之城亦難盡守是以克復崑
太後臣紆籌全局必須分路前進或犄角收遠勢以制大
敵我可抄賊之後賊不能抄我之後浙逼浙緊使賊大勢

不振筋脈不舒則蘇州一城可克克亦易守此臣區區愚慮深恐債事不求速效之微意也現在相度情形程學啟一軍由蘇嘉交界攻入已將蘇浙之賊截成兩柵兵數雖單得黃翼升李朝斌兩枝水師足可依護自立蘇賊因此亦形慌亂循序漸進但使他處無大挫失稍緩時日當可得手常勝軍弁勇戰守實未可靠所恃者英人借給戈登開花大小礮位甚多軍火雜械時肯濟助臣故與英官曲意聯絡冀為我用以助中國兵力之不逮惟戈登助攻名義甚順功成之後或不至另開釁端臣亦可嚴詞拒絕該提督薄朗氣驕性慢臣遇事婉商往往以正言折之彼見

臣意不甚求助。乃稱赴京商酌。若果至總理衙門飾詞嚇詐。王大臣自能洞燭其情。相機覈辦。惟其中情節。礙難懸揣。臣途次倥偬。不及密函知會。用敢據實縷晰陳明。伏乞飭下總理衙門。如果薄朗赴京。似應仍照臣與戈登面議之語。止許戈登協攻。勿庸薄朗督勦。酌量商飭該兵官遵照。如薄朗必調兵助攻。仍先與要約。克復後立即退出。由臣妥籌布置。不得別有要求。是否有當。併候

聖裁。

諭議政王軍機大臣等。李鴻章奏籌攻蘇郡常勝軍弁勇戢守實未可靠。而戈登尚欲添雇英兵。經該撫准添洋兵百名。戈登復

有須與英國提督薄朗妥商之語。薄朗因該撫未回崑山會晤。遂聲稱赴京一行。卽帶英兵攻勦蘇城等語。該撫慮及薄朗抵京後飾詞誣詐。請飭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相機嚴辦。所籌甚屬周妥。已諭知該王大臣等查照辦理。將來薄朗到京時。如向總理衙門要求助順。一切均照該撫所議。以正言折之。俾免妄生覬覦。李鴻章計將回滬。仍當隨時密飭程學啟等與戈登聯絡聲勢。以期迅拔蘇城。

丁亥。伊犁參贊大臣明緒奏竊。於本年五月十六日。接據查閱北邊卡倫之領隊大臣博勒果素來稟。於五月初一日。至科布多所屬之霍呢輝邁拉扈卡倫。派防禦慶齡。

前往查看。有無俄羅斯兵隊攔阻。次日旋來而塞行。至距
應設輝邁拉扈卡倫十數里地方。登山瞭望。見有俄羅斯
兵隊數百人。在彼住紮。詢據附近遊牧之哈薩克。僉稱此
處有俄羅斯五百餘人。至應設卡倫之扎哈蘇淖爾等處。
尚有俄羅斯兵隊數百人。前數日來俄羅斯兵隊一百餘
人。馱運礮車。執持槍矛。在河岸八九天。等候攔阻塔爾巴
哈台派來添坐卡倫官兵。因無信息。仍然回去。等語。領隊
若帶領官兵前往該處。安設卡倫。該夷勢必攔阻。不容居
住。若與該俄人理論。恐於言語之間不合。構啟釁端。不得
不審度機宜。以顧勘界大局。是以折回。於初十日行抵常

住之瑪呢圖干都爾罕卡倫。當有前汗爵綽坦前來接見。並稱伊等遊牧地方。並無俄人潛占。當卽面諭。儻有俄人前赴爾等遊牧。或以利誘。或以威脅。從服。務各齊心禦侮。萬勿墮其術中等情。具稟前來。旋復接據查湖南邊卡倫之領隊大臣榮全稟稱。帶領官兵。逐卡倫行走。直至與伊犁接連之沁達蘭卡倫。查各卡倫官兵軍械。均屬齊整。並附近各卡倫地方。亦無住牧之哈薩克。再查胡蘇圖卡住紮之俄國兵隊。共有二三十人。距卡倫約有二十餘里許。當派人前往驅逐。據該頭人懇稱。奉我們上司之話。來此住守。非接文書。不敢撤回等語。博勒果素榮全先後回城。

奴才伏思該夷攔阻我兵。不容前往安設卡倫。其意不過伊先占踞。或蓋房屋。或安卡倫。曠日持久。以為日後議界指證地步。准俄國西悉畢爾咨來覆文。內稱查我們兵隊。至頭道河巴克圖。距中國常住卡倫之邊界遠。即係我們所屬哈薩克地方。原因防守。

貴國兵隊。恐如去年私出常住卡倫邊界。入我們哈薩克地方。私立鄂博。並挖地偷埋記牌。

貴國兵隊。儼不出常住卡倫邊界之外。毫無妨礙。至我們全權大臣復往塔爾巴哈台一節。我若接准貴大臣等照依我們全權大臣所指邊界。毫無更改。我即代奏。復派我們

全權大臣○前往塔爾巴哈台○照依所指地方立記建牌○細
閱兩國議定條約○凡遇西界之事○惟伊犁將軍與我們西
悉畢爾總督彼此行文○貴大臣等非與我對品之大臣○斷
不能與我行文○此後如遇大事○即由伊犁將軍行文○如遇
小事○應與我們鄰境塔爾巴哈台色米怕拉特省固弼爾
納托爾大臣行文等因○等閱其文詞○雖未顯露鴟張○中已
隱藏要挾○仍堅以常住卡倫為界○執為定議○牢不可移○毫
無過公酌高之語○即其兵隊前來卡外○因防我國兵隊前
往該國所屬哈薩克地方等語○尤係意存狡賴○希圖侵占○
故才去年辦理勘界事宜○常與該總督往來行文○此次遠稱

非對品不應行文。才細閱其咨來清字復文筆跡仍係雜哈勞所擬。駕名西悉畢爾總督。從中播弄是非。誠恐才常與該總督行文。破其詭謀。若由伊犁轉咨。必不出伊之手。儻有礙於己者。以便改更。似此邊疆大事。其為雜哈勞一人主持。即該國總督並勦界大臣亦皆聽其指揮。已可概見。查烏里雅蘇台將軍明誼前已照會該國西悉畢爾衙門。與之訂期會議。應俟覆文到日。該國如能本年遣派使臣。或赴伊犁。或赴塔爾巴哈台會議。才即會同伊犁將軍常清等審時度勢。妥籌辦理。固不可稍涉遲就。亦不可坐失事機。現在該俄兵隊環住卡外。逆情雖未明露。竊端總

不可由我先開。惟宜布置於無形。俾得有備而無患。屢經
奴才密飭各卡倫官弁。不動聲色。暗為嚴防。並常川出卡偵
探。隨時呈報。奴才仍當隨時與伊犁將軍等往返札商。務求
妥善。徐圖收束。使其就我範圍。以仰副

聖主柔遠安邊之至意。

諭議政王軍機大臣等。明緒奏。接准俄國西悉畢爾回文。聲稱卡
倫以外。住紮兵隊。不能撤回一摺。俄國兵隊。住紮哈薩克邊界。
名為防守中國官兵出卡。其實欲將分界事宜。早為議定。以遂
其說。謀自應速籌了結之方。俾免藉端尋釁。七月二十九日。本
月初四日。疊經諭令明誼。明緒等。准照該使臣議單。定議分界。

由明諒等行文該國西悉畢爾。定期會勘。此時明諒計已行抵塔垣。卽著與明緒等商。略遵前兩次諭旨。照會該國西悉畢爾衙門。迅卽派員前來會議。一俟訂定日期。卽行按照議定會勘處所。妥為辦理。其安插哈薩克人眾。及烏梁海蒙古等善後事宜。一併遵照前旨妥辦。永弭邊釁。方為不負委任。所有卡外俄兵。亦應隨時派員偵探。勿得稍涉大意。

己丑。

諭議政王軍機大臣等。前據勞崇光等奏。查辦黔省教民一案。請將田興恕扣留川省候旨。當經諭令該督等。仍應遵奉前旨。將田興恕撤回黔省。訊明定議奏結。此時自己奉到前旨。田興恕

亦已押解到黔。乃自一月以來。尚未據勞崇光等將此案定擬具奏。想該督等以教民一案。事關人心向背。必須辦理持平。所以遲遲至今。未即奏結之處。諒亦其間周詳顧慮。勢處兩難。不得不再三審慎。以求萬全之故。惟此案懸宕已久。若再耽延時日。恐外國人性急不耐。又來曉瀆。辦理更為牽制。即著勞崇光、張亮基遵照七月十四日寄信諭旨。催提田興恕回黔。將此案持平辦理。迅速定擬奏結。毋再遲延。田興恕本一武夫。其所任用之劣員張茂營、謝葆齡等。前已革職。交勞崇光等履行訊辦。該員等在田興恕幕中。欺其不諳文理。多方朦蔽。以致田興恕任性妄為。種種肆行無忌。即教民一案。亦難保非該員等設謀。

僥倖所致。且張心培、錢登選、冷超儒等。被參各款。果皆屬實。是其朋比為奸。倚勢作惡。必久為黔民之所切齒。此等劣員。眾所共棄。無足顧惜。尤非田興恕之曾任大員。前在湘黔等省。曾經勦賊立功之可同日而語。前諭勞崇光等。將謝葆齡等。及被參各劣員。從重究治。亦因此數人為黔省罪魁。卽置以重典。初無傷於國體人心。諒該督等。必能權衡辦理。勞崇光等。接奉此旨。後務卽剋日。妥為訊擬。如田興恕之任性妄為。實由該劣員等。愚弄所致。究竟何員。尤為可惡。係屬罪魁。該督等。卽將其愚弄田興恕。及或有挑唆。僥倖等情。切實查明。盡法懲辦。並將該員等罪狀。詳悉奏聞。以示天下。亦足以大服中外之人心。總之田

興恕殺害教民一案。辦理必須迅速了結。而又必權衡歸於至當。不可使事後復生枝節。及不情有所不平。乃為萬善勞崇光等接奉此旨。定能仰體朝廷不得已之至意。妥善速辦。以慰遠慮也。

壬辰黑龍江將軍特普欽奏七月十五日奉

上諭。常清奏俄人闖卡撲壓防堵營盤。現派領隊大臣帶兵堵禦。等因。欽此。奴才伏查黑龍江省自西北環繞東南。處處與俄國接壤。現在俄國之兵。既與西路構釁。難保不互通消息。別有詭謀。乘虛滋擾。奴才恭奉

諭旨。遵即率屬熟商。本年各屬接壤夷情。雖尚有狡執地界耕地。

割草等事。惟一經執約割辦。僅止於有所藉口者。蓄心狡賴。於理所難辦者。亦尚知退讓說理。未便稍露情形。滋其疑貳。才悉心詳籌。惟有欽遵。

諭旨。不動聲色。密為探防。務期有備無患。以仰副

皇上諄諄訓誡。未雨綢繆之至意。

特普欽又奏。再查自本年四月間。俄酋差員進省。要求假道通商。借地耕種。經才按約駁正。奏明後。隨即行令副都統關保。派員在沿江一帶。嚴密巡查。嗣據該副都統覆稱。俄酋布色依復差人懇求。免其平毀地畝。經副都統節次面見。婉轉開導。該酋始則聲稱他處之地。均聽平毀。惟雅

克薩對過夾心灘地方。係兩國公中地。址已種田禾。撥兵看守。不准平毀。又經該副都統執約辯論。始許飭散看守之人。並言俟秋後伊親見該悉畢爾將軍。再行該國住京大臣。懇求將雅克薩對過地方。暫借懇種等語。隨經該副都統劉飭前後差派委員遵辦。於七月二十九日。復據該江右岸巡查。在阿奇夏納地方。查有俄人越界耕種禾稼八十餘晌。當即率兵平毀。又至霍托瑪爾地方。見有俄人越界種地七晌餘。在鄂爾多地方。見有俄人越界種地三晌餘。均即隨時平毀。又至舊葛爾畢奇地方。見有俄人種

地五十餘响。始則攔阻。繼而曉諭。亦准平毀。惟於雅克薩對過夾心灘地方。查有俄人種地二百餘响。馬步兵等一百餘名。各執槍刀。聲言係兩國公中地方。所換和約。並未指明。復與理論。堅不遵循。以致未能平毀等因。又查呼倫貝爾屬界。上年俄人割草之蒙克西里地方。據署總管那爾胡善詳稱。本年復有俄人越界割草。卡官攔阻不聽。派令總管三都克多爾濟。往見該瑪爾爾與之理論。據稱係蓮大瑪爾爾飭令在此割草。該總管欲面見大瑪爾爾。又稱現在別城。不與見面。再三剴辦。始允稱傳諭將越界割草之人。均卽收回。上年俄人越界割草之蒙克西里地方。

因河灘改流狡執。經^才據情奏報。嗣准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行知。已轉行俄國住京公使查辦。迨迄今該國並無覆文。本年又復爭執。實屬有意稽延。冀圖狡賴。第本年之所爭執者。僅止蒙克西里一處。一經剖辯。卽行收回。較之上年似稍欲戢。至黑龍江各岸私墾之田。禾均聽平毀。亦尚知說理。惟夾心灘一處。據委員探稱。長約二十里。寬約十餘里。灘西有小河一道。上下河口。俱入黑龍江身大流。餘在灘之左邊。是其地趾本屬右岸。迺俄苗布色依。既允許撤去看守之人。迨委員前往平毀。則又以和約內並未載明。賴為兩國之地。並使兵看守。攔阻。揆其情形。半屬馴順。

半屬矯強。若與力爭。勢必因之啟釁。又費周張。且該酋布色依。先有轉行該國住京大臣。懇求暫借之語。可否請

旨飭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照會住京公使。再與據理分辯。飭卽答覆。以清界限。而安邊圉。再於本年六月二十七日。據查邊協領烏里布等報稱。額爾圖訥河岸。喀拉爾河口。有俄人越界安設水磨板房一所。現在磨房。又順喀拉爾河。有搭蓋柳條窩鋪三處。並越界轍跡二道。現在無人居住。行走。當卽嚴飭該管各員。而見該碼兩爾。執持和約。以理拒阻。明白開導。令其將房間窩鋪全行拆毀。不准再有越界行走之事。應俟查辦完結。再行咨報總理各國事務衙

門彙辨合併陳明

諭議政王軍機大臣等。特普欽奏籌備邊防。並俄人越界占墾。辦理情形。俄人在伊犁之博羅胡吉爾卡倫。與防堵官兵接仗。雖經我軍獲勝。而該國尋釁之心未已。既在西路構釁。難保不於東省交界地方。別肆詭謀。特普欽現飭各城副都統總管。將存營兵額補足。並將軟弱者更換。整頓軍械。認真訓練。密令邊卡委員偵探。豫防籌畫。尚屬周妥。該將軍惟當隨時督率認真辦理。不得徒以空言塞責。致形疏懈。俄人在阿奇夏霍托瑪爾舊萬爾奇等處。越界耕種禾稼。經副都統關保率兵平毀。呼倫貝爾所屬之蒙克西里地方。復有俄人越界割草。經總管三都克

多爾濟與該瑪兩爾理論。俄人旋即收回。惟夾心灘一處。該酋布色依。擬以和約內並未載明。強稱為兩國之地。主使俄兵看守。不聽平斡。又有轉行該國住京使臣。懇求暫借之語。實屬狡詐異常。該處地址。本屬右岸。豈得任令該國侵占。現已諭令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向該國住京公使據理剖辯。令其知會該悉畢爾。將夾心灘占墾地方退出。特普欽仍當向俄酋布色依嚴詞駁斥。不得聽其久行侵占。以清界限。其喀拉爾河口。有俄人越界安設水磨板房一所。及順喀拉爾河所蓋之柳條窩鋪三處。均著飭令委員。向該瑪兩爾據理曉諭。令其將房間窩鋪全行拆毀。不得稍事遷就。

癸巳署兩廣總督晏端書粵海關監督毓清奏臣等伏查
粵海關口事務紛繁需費甚鉅自應力求撙節以昭覈實
前督臣勞崇光會同臣毓清前請開銷經費原期釐剔弊
端實用實銷以資辦公而重稅課溯自咸豐九年九月派
委英國人李泰國在粵海關為稅務司幫辦稅務又於是
年十二月在潮州開設新關徵收洋稅無論正雜各款悉
數併計歸公並無雜款可作經費臣毓清與前督臣勞崇
光及接辦稅務司赫德公同商酌以此項辦公經費既無
款項可籌惟有於稅項內作正支銷並議定俟辦有成效
再行酌議請給由是外國人頗形踴躍自幫辦以來弊絕

風清。咸豐十年七月第一次開滿所徵稅銀已較從前加增。十一年七月二次開滿所徵稅銀又較上次為旺。此稅務司幫辦洋稅之著有成效也。如部議奏內奉駁咸豐九年尚無稅務司名目。飭令詳細聲覆一節。查英人李泰圖於咸豐九年九月間持有五口通商大臣劉詒來粵。在前任監督臣恒祺任內。於九年九月二十九日開辦。即設立正副稅務司。並外國寫字及杆子手通事人等幫同收稅。當經前督臣勞崇光。於是年十一月間附片奏明。其時不即奏請開銷經費者。因稅務司言及甫經試辦。一切需用人等經費多寡尚難豫定。是以暫緩奏報。而潮州新關亦

於該年十二月初九日。李泰國由省前往開辦。議設委員。並稅務司人等。開港立關徵稅。其赫德呈報總理衙門。粵海潮州關收支清摺內。自第一結報者。係因和約後扣還英法兩國五分之一。以第一結起。卽將各海關稅務司經費。順序按結開列。並非云稅務司經費。自第一結起也。臣等業已飭令赫德。自開辦起。截算清楚。造具支用清冊送部。其用過經費。應請准於稅項內另款作正開銷。此原奏內所以請自九年九月二十九日。稅務司開辦之日起。議給經費之原委也。又奉駁關署書役人等經費。事前未據報部有案。事後又不造冊送部。行令實力覈減一節。查海

開徵稅。既經澈底澄清。所有協同巡緝。及盤查秤糖。登填
覈算之書役通事人等。薪水飯食紙張等項。實力覈減。每
月尚需銀七千六百五十餘兩。委係實在情形。萬難再減。
惟因稅務司所用經費。於辦有成效後。始行議定給發數
目。未便將關署書役人等用項。先行奏請。此事前未及報
部有案。是以與稅務司經費一併奏請之源委也。又奉駁
所需前項銀兩。即在船鈔項下動支。如有不敷。在于口稅
項下撥補。不得動用正額盈餘一節。查粵海大關。及潮州
新關。每年徵收船鈔。約四五萬兩。除總理衙門提撥三成。
及本省擬設同文館奏提經費外。僅存二三萬兩。以大關

新聞經費。每年共需銀九萬餘兩。為數已屬不數。且查條約內載。凡浮林疏船塔表望樓等經費。均在船鈔項下撥用。至于口稅一項。大關及潮州新聞。自奉大關辦起。即將三連單運照等件。逐一備齊。迄今並無洋商來關請領。毫無所徵。據赫德稱。廣東子口稅。非長江可比。廣東港汊紛歧。殊難辦理。其條約內載。原為使商起見。今各洋商既不願赴關領照。亦難相強。是以子口稅一項。更無從指撥。擬請仿照天津海關成案。於進出洋稅項下。每兩坐扣銀八分。為支銷經費之用。如有不敷。准由船鈔及舊設各卡口稅餉項下撥補。僅有盈餘。仍隨正稅解部。此實支實銷。必

須動用實款之情形也。又奉駁此項既經另請開支。其舊設經費。卽行裁撤。不得重複開銷一節。查粵海一關。為通省外洋總匯之區。所有惠潮高雷瓊沿海各府。皆有額設口岸。差派書役稽查徵稅。歷年既久。用人亦多。前經酌減規費。迨道光二十三年。改定五口通商章程。裁撤洋行。復將向有之費革除。是以奏准定于飯食公費一款。聊為補苴。雖云規費全無。然較之近年澈底澄清者。有間。况粵關之設。迄今二百餘年。不僅與新聞牛莊漢口各港不同。卽與江海福州等處亦異。自設立稅務司幫辦。又經英法二國扣抽五分之一。該書役人等。無不勤慎當差。毫無弊

實。是以體察情形。力求撙節。量加津貼。必不可少者。尚需此數。並無重複冒濫。儻將舊設經費裁撤。必致辦公竭廢。不足以示體恤。而昭激勸。此舊設經費。仍請照舊開支之情形也。臣等竊思。自設稅務司幫辦。徵收洋稅。洵能興利除弊。無漏無苛。可否額懇。

天恩。俯准將所需經費。分別動用。開銷。俾資辦公。津貼。則該稅務司及書役等。仰體。

皇上鴻慈。自必益加感奮。臣等為覈實辦公。有裨稅務起見。不得不縷晰瀆陳。

御批。該衙門議奏。

丁酉伊犁將軍常清奏。伏查俄夷狡獪巨測。變幻萬端。然總不出侵占一語。

聖明指示。恐其帶兵前來豫占地方。今果不出。

宸算。該夷竟敢勾結哈薩克。屢犯卡倫。意圖內竄。幸精兵力尚健。竭力堵禦。始行退去。揣其奸計。必廣懸於該國。難免加兵前來。或因山溝歧路。通透。乘隙竟來劫營。種種情形。難以豫料。惟有添派兵勇。加意防範。以期周密。至分界之事。以伊犁而論。與他處不同。他處距內地稍遠。或曠閒餘地。該夷取便水草。卽令包去。尚無大礙於事。至伊犁之哈薩克。布魯特。近處卡倫。與內地逼近。聲息相通。乃伊犁之外障。

百餘年深受

朝廷養之恩。安肯叛去。索倫等四愛曼。均距卡倫較近。其家室牧養。更不肯絲毫受其蹂躪。即使哈薩克。布魯特。有從逆者。亦係離卡稍遠。被其利誘威脅。業已為其所役。若使我

國能庇而生之。該哈薩克等具有天良。亦未見其終為所用。是伊犁地方情形。未便任其多占。昭然可見。才前經繪圖。將卡外哈薩克。布魯特遊牧之處。繪明貼說。咨送明諒。明緒等處。諒亦深知情形。今蒙

聖諭。詢及分界有無關礙。哈薩克及布魯特生計之處。才宜如何

仰體

聖人保全黎庶之心。柔遠安邊之意。方為不負委任。謹俟該國咨會到時。如由明誼會辦。則繪圖貼說。歷歷可證。此間不能將附近卡倫之地。包去情形。該將軍無不深悉。必能與之反覆辯論。惟該夷現在伊犁卡外。逞兵其分界之事。伊必不肯前來會議。其間曲折。必須從中另有定論。或可藉息兵端。似於定界之事。較易。如欲分辦。仍在塔爾巴哈台會商。勢必與明誼錫霖。明緒和衷咨商。與該夷據理駁辯。百端曉諭。勿令任意侵占。至前派之委員哈布齊賢。業已出缺。即當補派熟習輿地之員。前往塔爾巴哈台聽候差遣。

若該夷仍不會議。俟爾添兵前來。強占地方。大肆強橫。則
奴才惟有激勵兵勇。極力堵禦。固守疆土。以求無損。

國威。聊盡臣職。奴才尤有深慮者。當此交兵之際。俄夷包藏禍
心。以詭譎行其嘗試之計。設若忽爾前來伊犁。假以商量
分界事宜。彼此藉口。此次逞兵。乃哈薩克等所為。並非我
國本心。為詞。若拒而不納。反失和睦之意。奴才愚昧之見。儻
果有此舉。議明不帶器械。只准十人入卡。議論分界事宜。
以昭慎重。

常清又奏。近日以來。俄兵猶在卡外盤踞。唆使哈薩克時
常由山溝潛來。偷竊牲畜。兼有窺伺之事。奴才因事關外夷。

投鼠忌器。若不將哈薩克痛剿。無以肅俄夷之黨。翼。備操之太過。大肆撻伐。又恐哈薩克以俄夷為護身之符。百計調唆。千方引誘。終成兵連禍結之局。不但於分界之事有礙。卽防堵軍餉亦恐日久難繼。前於五月二十四日。哈薩克賊匪。黑夜竟由山溝小路潛入。滋擾卡倫。搶掠牛馬。與索倫營房相近。以致該營男婦老幼。聞信驚懼。適值協領富珠哩帶兵到卡。賊匪始由山溝逃竄。又五月二十四二十六等日。西南鄂爾果珠勒卡倫。亦有哈薩克俄兵直撲防堵營盤。施放槍礮滋擾。經總管德格都整隊堵禦。我兵奮力驅逐。該匪落荒逃去。經內附之哈薩克。擊獲俄夷三

名解送前來。才飭交營務處善為看守。加意優待。以明我國並無欺陵之心。仍存和好之意。實係該夷聽信謀逆之哈薩克自行決裂。即此不斬倖囚之一端。已可概見。因思我雖示以信義。化其梗頑。而該夷斷不能悔悟。仍從中暗算。另設說謀。稍涉大意。致彼長驅直入。貽誤匪淺。即派領隊大臣圖庫爾。帶兵六百名。前往圖爾根地方。與索倫營相近。擇其適中之地紮營。以為博羅胡吉爾大營後路應援。兼可防守索倫營防。以期人心安貼。其所屬巴燕岱領隊大臣一缺。即委錫伯營領隊大臣布爾和德兼署。現因差遣之人。查有撤任候訊之領隊巴哈善。雖未定案。而軍

務緊要。難以緩待。當派該員帶領滿營兵一百名。額魯特兵五百名。回子兵二百名。前往西南鄂爾果珠勒軍營助守。並派降調領隊錫拉那。馳往博羅胡吉爾軍營。幫同領隊大臣托克托泰。辦理防勦。可期周密。並派佐領及遣戍已革副將達年等。帶領遣勇六百名。馳赴博羅胡吉爾大營堵禦。以助兵力。一俟明諷。明緒等。按圖定議分界。便可息兵修好。永靖烽煙。實所欣企。查哈薩克希魯特種類最多。良莠不齊。從逆者固應痛剿。而良善內附。送羊助馬者。不能不加以意安撫。以示區別。並有哈薩克之頭人薩烏魯克。鄂密爾伯克。伊斯瑪伊勒。布魯特俾。托克索拜。客里齊。

鄂莫爾雜克木拉塔畢蘇里坦胡勒伊斯堪卡魯木瑪罕
拜塔柳拜布拉等均經親遞回字寫明真心內附情願與
大皇帝出力並用手印圖記如此言甘意切且肯出力拏賊送羊
助馬續又拏獲攜刀行刺之哈薩克一名看來似非首鼠
兩端然亦不可盡信拏曾屬各營時時防範加意控馭適
於六月十一日接據托克托奈錫拉那報稱六月初九日
申刻探有哈薩克大隊內夾俄羅斯人等馬步賊匪甚多
越嶺前來當卽帶領各營官兵馬隊並遣勇步隊車礮棹
礮以及烏槍兵丁在山溝內寬闊之處排隊堵禦賊匪施
放槍礮火箭勢甚兇狂經我兵奮勇直前傷斃賊匪四五

十名。賊勢稍懈。當令協領烏勒西春。富珠哩。並帶遣勇佐領伊克坦布。已革副將達年等。帶領各營馬隊官兵。遣勇追襲。趕至山口。賊匪奔竄。得獲勝仗。至戌刻收隊回營等語。奴才查該官兵遣勇等專司防禦。茲因賊匪意圖內竄。竟能力過光鋒。接仗獲勝。謹臚列實情。仰懇

慈懷。其出力之官兵。弁勇。奴才暫時存記。統俟彙案奏請獎勵。奴才惟有倍加謹慎。竭力竭血誠。以仰副

聖主柔遠安邊之至意。

常清又奏。竊查從逆之哈薩克等。自敗退後。句串俄夷。現在離營稍遠。住紮並未散去。且時時窺伺。屢次乘夜潛來。

偷劫牛馬。是其鬼蜮伎倆。不得不防。兼以彼處虛實未能盡悉。儘稍形鬆懈。必墮其奸計。刻下領隊大臣托克托素圖庫爾降調領隊錫拉那。分紮西北博羅胡吉爾圖爾根卡倫。為前後應援之勢。並添檣墩十尊。綠營官兵五十餘名。而偵得該夷添礮聚人。並無息兵之念。西南有前任領隊大臣巴哈善。總管德克都帶兵防堵。據報與賊營逼近。兵力過單。不敷堵禦。特添派滿兵一百二十餘名。察哈爾兵四百名。額魯特兵六百名。回子兵一百名。綠營兵五十名。又派佐領蘇伯屯等三員。遣成己革員外郎吉光等五員。帶領遺勇五百名。前往助守。以壯聲勢。查伊犁地勢寬

間○坡陀歧路○犬牙相錯○處處可通○皆無扼要之區○富關據險○是以南北兩路○分兵甚多○此外猶不免有闖入之處○才焦思尊○與領隊大臣○並各營章京等○暨熟習輿地之員○悉心訪查商榷○亦苦兵不敷用○防不勝防○恐有顧此失彼之患○前因遣失兵丁數名○正在訪尋之際○查有滿兵三名○因交仗迷失山徑○為哈薩克所擄○又有守卡倫蒙古兵二人○黑夜被哈薩克擄去○送至俄營○俱未傷害○現經該夷將五人送回○帶有給營官回子字一紙○才今通事譯出○只要前擊來俄兵三名○並無別語○並據西南防堵巴哈善報稱○俄營差哈薩克送到回子字一紙○聞其情詞雖無大悖之

處而立言兇橫。其心叵測。竟向我

國。要將良善內附之哈薩克、布魯特等俱行逐出。交伊辦理。儻不交出。卽在內地各處任意捉拏等語。查內附之哈薩克、布魯特等世受

天朝養養之恩。不肯從逆。近又出力報效。並有供給馬羊之舉。尚未獎勵。若遽驅令前去。必受誅戮。豈非杜絕從善之機。令人解體。拏現在設法令營員等同覆一信。以責其私入之非。並駁其非理之請。此舉斷不可行。至前次打仗時所獲俄夷三名。言語不通。亦擬差弁押令交還。以示大公之心。並無運兵之念。惟該夷狡猾萬端。令人難測。正在通信。

之際俄營忽又排列隊伍。意圖撲營。幸而我兵早有準備。不致受其愚弄。所添之兵勇甫經起程。尚未抵營。近接巴哈善報稱。於六月十五日接仗。殺賊六名。十九日接仗。殺賊二名。又於二十一日辰刻。夷賊整兵備馬。配帶器械。出隊。我兵相機堵擊。並率領各營官兵。礮隊出迎。該匪拒敵。施放大礮炸礮火箭。我兵奮力槍礮齊施。殺斃賊匪五六十名。賊始退去。追至鹽山口地方。沿路拾獲大礮子炸礮火箭多件。約至申刻。該匪竄西南松林之內紮營。未便窮追。恐墮奸計。並請添兵添礮。以備防範等語。竊思該夷既不靜候分界。輒恃強逞兵。正與營員通信。意似和好。

乃同信未去。又復整備軍馬。大肆猖獗。是該夷之詭譎變幻。實難以情理揣測。才惟以小心防範。布置周密。嚴諭帶兵官員。並營弁兵勇等。毋得疏忽。墮其阱陷。固不可輕出邊界。以存貪功之心。亦不可坐視猖狂。致遂侵占之計。總以固守疆圉。相機禦侮。以仰副

皇上羈縻外夷。綏靖邊疆之至意。

常清又奏。再查伊犁設有領隊大臣五員。平時可以商量公事。遇有軍務。亦可分路帶兵。頗資裒理。前因巴燕岱領隊大臣員缺緊要。曾委索倫營領隊圖庫爾署理。現因博羅胡吉爾圖爾根。索倫營房地方緊要。派委領隊大臣托

克托索圖庫爾帶兵前往防勦。其布爾和德克興額二員俱兼攝領隊圖記。並可保護城垣。而參贊大臣一時未能到任。不惟本城公事鮮可商量。卽派兵防勦亦屬乏員。管帶材疏任重。惶悚實深。溯稽舊案。各路遇有軍務。原有調員襄辦之案。查有葉爾羌幫辦大臣武隆額。庫爾喀喇烏蘇領隊大臣穆克登額。均經身歷戎行。熟諳軍旅。現奉上諭。著該員等同京當差。計期必皆卸事。一而奏。

聞一面飛咨該大臣。令其速赴伊犁。以備差委。俾得收指臂之效。並分咨平瑞。景康。儘新任大臣尚未到任。務卽派員接署。俾該二員及早前來。又伊犁兵額雖多。而九城兩滿營

四愛曼鎮標七營星羅基布。除守禦出征。及南北兩路換防各卡倫。分派一切差使外。所存勁旅無多。僅哈薩克等。寢息勾串之謀。不復侵占內地。便卽休兵。實所甚願。若仍逞光蹟武。猶須添兵。實難敷用。擬調烏嚕木齊綠營官兵一千五百名。阿克蘇換防兵五百名。現已咨會都統平瑞。辦事大臣奎棟。務將軍裝馬匹器械。整理齊備。一得飛調之信。卽飭委員管帶前來。幫同堵剿。

伊犁參贊大臣明緒。塔爾巴哈台領隊大臣博勒果素。奏稱。於六月初三初十等日。先後接准伊犁將軍常清咨鈔具奏摺。彙內稱俄羅斯兵隊闖卡尋釁滋事。橫壓防堵。

營盤。經官兵擊退。行令^才等轉飭所屬各卡倫。嚴密防範。各等因前來。才等伏思該俄人雖極狡猾。上年兩次來塔。會議勘界事宜。尚覺外訛別順。以為總候議明界址後。再行移兵住守地方。今年未奉明文。該國頭人遠帶兵隊數千人。越境分住伊犁塔爾巴哈台兩處卡外。屢經派員理論。不惟不聽。反逞強橫。茲該夷復又移近伊犁博羅胡吉爾卡倫住紮。輒即帶領兵隊數百人。闖卡尋釁。其為立意決裂。已可概見。幸我官兵急力堵禦。大獲勝仗。實足以振國威而寒賊膽。目下該夷雖然退出卡外。尚在科斯莫鑿地方位紮。武因累受敗辱。不肯甘心。調集兵丁。再撲卡倫。抑

或知伊犁已有準備。不敢再犯。邊帶兵隊越境來塔。恐轉
亦未可定。查伊犁現在設有重兵。足資控制。似不致於大
局有礙。惟塔爾巴哈台城小兵單。現在各卡倫外。又有該
國兵隊數百人住紮。儻該夷來此要挾。如我不能滿其慾
望。定必肆意逞機。等前已飭各卡倫官弁。不動聲色。暗
為防範。飭蒙古佐領三言帶兵一百名。在城週一帶住牧。
並飭管營官員。按期操練。查現在滿漢存城官兵。僅有三
百餘名。僅遇緩急。恐難應變。等現復添派蒙古佐領蒙
庫吉爾噶勒。飭帶兵一百名。並前派之兵。仍借遊牧為名。
在城附近駐紮防範。以壯聲威。而資控制。第查該蒙古兵

丁○原放官廠牲畜○向不操演○未能熟諳紀律○是以奴才等發給該兵丁鉛丸五百出○火藥一百斤○並面屬該管領隊大臣榮舍不時將該兵丁勤加操練○以備不虞○惟查土爾扈特習尚強健○素為該夷所畏○復飭諭王台吉等○揀選精壯阿勒巴圖二三千名○聽候急時調撥○奴才等又恐卡外住牧內服之哈薩克汗王台吉等○聽其煽惑○均懷首鼠兩端之心○已飭該汗等○儻有俄人來我邊境○斷不可貪其利物○聽其驅使○並各揀挑選數百名阿勒巴圖○聽候何時檄調○再來助禦○並復調前汗爵綽坦○公阿吉○台吉迪納雜爾等○輕騎來城○奴才等再行曉以大義○告以利害○豫消其從逆之念○

而堅其向化之忱。至各卡倫外住紮之俄人。目下尚無尋生釁端情形。惟據胡素圖卡官報稱。於四月十六日。有俄羅斯兵隊四十餘名。來往在卡內住紮等語。等當即委派筆帖式巴彥圖。前往查問。據該圖頭人聲稱。奉伊上司之諭。來此看守俄國地方。巴彥圖告以兩國界址尚未議定。如你們要來等候會議。亦應在我們卡外等候。何得輒來卡內住紮。若不撤去。我們稟知我們上司。亦派兵隊前來。大有不便。該頭人言稱。我們暫住幾日。趕緊稟明我們上司就走。萬不久留。你們不必再派人來了等語。等詢其光景。尚屬馴順。若再派員前往。向其逼迫。恐致決裂。又

據卡官呈報。於六月初九日。忽來俄羅斯兵隊八十餘人。帶領哈薩克一百餘名。執持槍矛。亦在卡倫內住紮等語。
等當即派委筆帖式察倫泰。前往查問。回城面稟。該夷前後兵隊均已撤去。探現在已離卡倫一百餘里。烏蘭莫多。掛窩子地方住紮。卡內並無俄人。地方照常安靜。又接據巴克圖卡倫官呈報。卡外頭道河地方。原有住紮俄國兵隊一百餘人。昨於六月十一日。忽來俄國兵隊八十餘名。隨帶哈薩克一百餘名。馱運礮車。執持刀槍。均入原位。俄兵營內等情。伏查該夷兵隊。突如其來。欵然而去。情形巨測。自宜嚴密防範。本年現屬更換烏魯木齊等處滿營。

戍防官兵之期。所有派來更替官兵。至今尚未抵塔。飛咨各該處。迅將應派更替官兵。催令起程來防。俟該兵丁抵防後。奴才等再看事之緩急。酌將應撤回營官兵。或留數月。以備助守。奴才等自應暗中布置。不敢稍形弛懈。而舉動更不敢張皇。惟有外示鎮靜。內嚴防範。儻該夷有逞兵要挾情事。奴才等仍應以禮譬諭。惟於理論之中。微寓婉商之意。如肯適中定議。即可相機妥籌蒞事。萬一戎馬窺邊。只可備兵嚴防。斷不敢輕易開仗。一面再以情理勸解該夷。儘能稍有迴轉。卽此完結。免構兵端。方為至幸。再前准伊犁將軍常清。轉來烏里雅蘇台將軍明誼。咨送照會俄國西

悉畢爾衙門公文一件。等當即飭交貿易圍居住之色克德爾官轉遞去。茲於六月二十二日接准該色克德爾官送來該國西悉畢爾總督覆文一件。等閱看外封係咨覆明誼之公文。未便拆閱。當於是日加封。仍行轉遞伊犁將軍常清。應俟該將軍閱後。分咨前來。該夷或照明誼所擬分辨。抑或仍在塔爾巴哈台歸為一處會辦。等即當恪遵節次欽奉。

諭旨。與將軍常清等妥籌會辦。以仰副

皇上永遠安邊之至意。

烏里雅蘇台參贊大臣麟興參贊大臣車林敦多布奏竊

查科布多所屬阿勒坦淖爾。烏梁海遊牧。與俄羅斯毗連。其哈屯河一帶地方。恐有外國人等越界侵占遊牧。每年夏季。由喀爾喀圖什業圖汗。扎薩克圖汗。賽音諾顏三部。落公扎薩克內。擇其明白幹練者。輪流揀派一員。督率喀爾喀杜爾伯特。唐努烏梁海弁兵。前往巡查等因。歷經遵辦在案。茲屆巡查之期。據署理賽音諾顏部落盟長副將軍何貝公車。登扎布出派扎薩克頭等台吉佈音濟爾噶勒。備文呈送前來。當經將軍明謹。以分界有關阿勒坦淖爾烏梁海遊牧。曾由唐努烏梁海總管楚勒圖穆棍布旗下。劄調通曉俄語之閒丁琛伯勒。作為通事。飭令隨同扎

薩克佈音濟爾噶勒等稽查邊界偵探俄夷在阿勒坦渾爾貿易有無句結該處烏梁海情形去後續因將軍明諒先期前往塔爾巴哈台等候候使會議於六月初九日起程時西屬^李等若查違弁兵旋回即將所詢情形咨送行轅候與俄使辯論今據該扎薩克頭等台吉佈音濟爾噶勒等旋回西京台吉等遵諭前往哈屯河一帶巡邊行至烏爾布哩雅地方台吉因患病未能親往惟梅楞沙克都爾扎布等前往哈屯河附近圍查來去八日仍同烏爾布哩雅齊集據該梅楞詳述行至庫克烏蘇地方見路滑山險不能乘騎隨棄馬步行約數里許林木叢雜路尤險仄

卽問嚮導兵齊德克盤詰。據稱自道光十九年充當嚮導兵以來。每年跟隨巡查哈七河一次。並未到過哈七河。實不知路徑。俱係至庫克烏蘇鄂博。將上屆所埋對牌換出。攜回交差。梅楞等未敢卽回。復向該處年老之人諮詢。亦云雖聞去此二三站有哈七河地名。並不識路徑。亦無人前往。梅楞等無法折回。理應據實聲明。又稱道經吹河庫舍莫多等處地方。見有俄夷舊蓋房屋四十一間。此外尚有餵養牲畜木圈數處。又烏爾布爾噶蘇地方。有俄羅斯百餘名支搭帳房。在彼貿易。路過阿勒坦淖爾烏梁海總管齊察罕。隨卽向其詢問俄人蓋房貿易原委。據伊聲稱。

俄夷不惟久在我們特凌格特烏梁海遊牧貿易。且我們烏梁海原編為七旗。設總管二員。除與科布多呈進皮張外。並與俄羅斯交送鹿皮。實因相沿年久。原委無人記憶。今年春季。已由科布多派員查勘。繪圖呈報在案等語。台吉等即飭該梅楞沙克都爾扎布。將所過地方。繪具草圖。並料偵探情形。詳敘稟內。祈請轉呈將軍覈辦等情。查其所稟。雖與科布多前奏大概相同。其所謂歷年僅查至庫克烏蘇地方。並不知哈屯河路徑。以及路過總管齊察等所言特凌格特烏梁海。有與俄羅斯交送鹿皮之事。俱係一面之詞。雖年月久遠。無所依據。當此分界未定之時。不

能不據實陳明。

葉爾羌幫辦大臣武隆額奏竊才於六月初九日准伊犁將軍咨稱俄夷勾結哈薩克在沿邊卡倫滋擾勢甚強橫現經派兵堵剿實乏諳練大員應由五百里飛咨葉爾羌幫辦大臣武隆額查照於文到日即行束裝起程由冰嶺前來伊犁以便帶兵勦辦除具奏外並咨明葉爾羌參贊大臣在於南路派委大臣暫行署理幫辦事務等因准此才伏思伊犁軍務緊急未便稍事延緩謹擬於六月十五日束裝起程由冰嶺前往。

諭議政王軍機大臣等常清奏遵籌伊犁分界辦理防禦情形添

兵守卡堵禦獲勝。調武隆額等來營。續獲勝仗各摺片。明緒等奏。先事豫防。麟興等奏。查邊情形各摺。俄人在伊犁卡外逞兵。疊次撲我營盤。並聽哈薩克回匪勾結。越荷內犯。均被我兵先後擊敗奔竄。防堵甚屬嚴密。惟俄人添糾黨與。復來滋擾。亦恐不免。常清現調武隆額。穆克登額。前赴伊犁差委。著卽迅催該員等馳往。以便帶兵防勦。本日已諭令平瑞。挑備烏魯木齊綠營兵一千五百名。奎棟。挑備阿克蘇換防兵五百名。聽候調遣。如俄人仍添黨內犯。伊犁官兵不敷應用。卽著常清飛咨平瑞。奎棟。迅將備調官兵。飭令馳赴伊犁助勦。常清布置各節。不得不如此辦理。惟此事須以速於了結為是。仍當遵奉前次諭旨。

辦理。以為後日轉圜地步。至伊犁地方回眾。當嚴密稽察。以清
內奸。勿令與外夷勾結。是為至要。所稱俄人如果前來伊犁商
議分界。概先與議明。不帶器械。祇准十人入卡。籌畫亦尚周密。
惟前已疊次諭令明緒。明誼。令其照會該國。西悉畢爾約定勘
界日期。會同該國使臣。准照該使臣議單。妥為辦理。並諭知常
清。令其行知各城大臣。一體妥為照辦。著常清仍遵前旨辦理。
其伊犁分界事宜。亦著該將軍知會明緒等。統由塔爾巴哈台
議定。以歸畫一。此時伊犁疊獲勝仗。轉圜較易。並著明緒。明誼。
乘此機會。速將分界事宜。辦結。以免別啟釁端。其哈薩克布魯
特人眾。分入俄國。及仍隸我界之哈薩克等部落。應如何分別

安插。並著常清知會明緒等。於分界時妥議章程。俾無後患。至
良善內附之哈薩克。希魯特等。自不能任聽俄人強行索去。致
令回部人眾解體。其出力報效。並打仗出力之官兵勇。並著
常清彙奏奏獎。以資鼓舞。塔爾巴哈台所屬之胡素圖卡內。有
俄人兵隊擅來住紮。難經撤退。難保不去而復來。並有續添俄
兵。與巴克圖卡外原住俄兵合隊。情形叵測。明緒等所籌布置
尚為妥協。明緒明誼。仍當遵來前次諭旨。向俄營告知。以現已
由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知照。准照該國使臣議單辦理。令其靜
候使臣來塔定議。仍一面嚴加防範。勿稍疏懈。至科布多所屬
之哈屯河地方一帶。經麟興等派員前往查勘。行至庫克烏蘇

地方因路險林雜不能前進。據智導兵稱自道光十九年以來並未到過哈屯河地方。巡邊事務廢弛已久。惟現當分界之時。不得不認真查辦。仍著麟興俸派委員探明路徑。並查明該處有無俄羅斯兵隊。如無兵隊阻截去路。卽飭前往查明。以清疆界。至烏梁海每年交送俄羅斯鹿皮日久相沿。且當分界未定。人情惶惑之時。茲事祇可毋庸深究。本日復據景廉密奏。伊犁奏查哈薩克承襲汗爵公舉之人。與前未諭旨兩歧一摺。綽坦冒襲汗爵。前據景廉於結案時奏明情尚可原。曾經降旨加恩寬免其罪。嗣因常清奏查阿勒坦沙拉父子下落。並未將前來諭旨聲明。復經諭令常清景廉飭令哈薩克各台吉公舉一應

襲汗爵之人並未將綽坦汗爵革除。現據景康奏稱該遊牧人等久經遵奉綽坦為汗。且該綽坦又有不肯歸順俄國之語。塔爾巴哈台邊境哈薩克人眾皆係綽坦所屬。值此邊疆有事之秋。自應設法羈縻。本日據明緒等奏恐內附之哈薩克被俄人煽惑已調綽坦等輕騎來城。曉以利害。可見綽坦尚能為我盡力。豈可令其妄生疑懼。綽坦著仍准其承襲汗爵。其常清現在行查塔城公舉應襲汗爵咨文。即著明誼密行撤銷。以安其心。切勿輕行宣露。致生枝節。明緒奏接俄國西悉畢爾總督覆文。固外封條咨覆明誼。未便拆閱。仍轉遞伊犁拆閱等語。明緒既與明誼常清等同辦一事。於接到覆文時儘可先行拆閱。如有

應行覈辦之處。庶無貽誤。聞後加封轉遞。祇須知照拆閱一節。以免展轉耽延。嗣後常清明諒。明緒遇有公文。均當如此辦理。不必過於拘泥。現在所遞公文。著常清於拆閱後。卽知照明諒。明緒妥善辦理。

葉爾羌參贊大臣景廉奏。伏查^{奴才}偵探俄羅斯布魯特情形。並逆首倭里罕。邪黑阿。渾子孫。下落等因。^{奴才}前曾函致喀什噶爾辦事大臣奎英等。屬令密飭該城阿奇木伯克。派委回子出卡。源源偵探。隨時呈報去後。邇來連接探單。始稱倭里罕。陷入浩罕城內。不知生死。繼則稱由浩罕城內逃出。中途被害。近復稱胡達雅爾。因被倭里罕辱罵。將

其殺害。邪黑阿渾子孫。或稱在倭什地方。或稱在業賚干
城。或稱附從希皮察克布魯特。均無確實消息。至布魯特
隨從俄國一節。近日遞到探單。內稱沙雅克愛曼布魯特
俾塔依里克之子洛斯滿薩依。卜噶什愛曼布魯特俾邪
爾滿之子察爾根加塔。那依之子密那普等。率領許多俄
羅斯。將安集延地方。托果斯吐拉。玉木噶里。庫勒特虎。三
城占據。並云阿哈瑪塔爾愛曼。俄羅斯頭目巴什吐克皮
提雅爾伊拉愛斯噶。有教布魯特胡爾奇。帶領俄羅斯七
百名。前往喀什噶爾之信。又柯克沙勒愛曼布魯特阿布
都拉滿。遞阿奇木字。內稱我弟由庫勒愛曼俄羅斯處旋

同。所有柯克沙勒愛曼布魯特。俱交我管束。又楚拉愛曼
布魯特俾坎爾底來字。內稱布魯特鄂斯滿察爾根。二名。
因受俄羅斯委屈。勾結布魯特一萬二千名。在松庫勒地
方。將俄羅斯阻攔。打仗三晝夜。擊斃俄羅斯五十七名。帶
傷者無算。俄羅斯均由察巴哈路上逃出。各等語。才伏思
浩罕倭什等處地方。在喀什噶爾卡外。約十五六站之遙。
中隔布魯特愛曼所有偵探消息。大半得之傳聞。是以倭
里罕。邪黑阿。渾子。孫下落。言人人殊。總不得實在去向。至
俄羅斯占據安集延城池。或引誘布魯特隨從。或與布魯
特構釁。雖卡外蠻觸相爭。向不過問。然不得不豫為防範。

惟所占城池。究竟距喀什噶爾烏什。伊犁約若干站。探單內並未聲敘。而前次所探隨從俄羅斯之哈哈沙爾科里貢古魯斯等布魯特。與近日探單內所稱地方人名。多不相符。實屬不解。才已將前後探單不符情形函致奎英。福珠波阿屬令嚴飭該城阿奇木伯克庫圖魯克選派妥靠回子嚴密偵探。務將布魯特隨從俄羅斯實在情形並俄羅斯占據安集延城池距卡遠近。現在有無來喀什通商信息。暨逆首倭里罕是否尚在。那黑阿渾子孫確實下落。查探詳晰。據實呈報。不准視為具文。含混了事。尤不得稍涉張皇。致開釁隙。俟探有的信。密函寄知。才隨時奏

聞仰慰

宸廑。至清查安集延置買田產一節。謹遵

旨暫緩查辦。合併聲明。

景廉又奏。於上年八月。在途次接據伊犁將軍咨。轉准
議政王軍機大臣字寄。同治元年六月二十三日。奏

上諭。常清。景廉奏。遵查阿勒坦沙拉父子下落。並將咨俄國文。及
俄文鈔錄呈覽一摺等因。欽此。嗣於閏八月。復接據伊犁將軍

咨。轉准議政王軍機大臣字寄。同治元年七月初十日。奉
上諭。前因常清等奏。阿勒坦沙拉久居俄國。首鼠兩端等因。欽此。
並據常清函致。內稱查此案前已奏結。今讀

上諭飭令哈薩克台吉公舉承襲之人。並催令將英秀等情弊。迅速訊結。似與前件有殊。宜如何聲敘之處。望擬一摺。以便會奏等因。其時鄂因此案於咸豐十一年八月單銜奏結。

旨允准。已經咨行塔爾巴哈台在案。且正在途次。去哈薩克部落。遠隔數千里。情形未能懸揣。若遵

諭旨。飭令公舉襲汗之人。不但有違

前旨。且未識與邊疆能否有益。若申明前奏。則此案係鄂單銜奏結。又恐跡涉迴護。當將此情函致該將軍。並英秀等早經訊結緣由。全案均在伊犁。請由伊犁主臬。以便會奏等因。

努到葉爾先復。於本年三月。復函催該將軍籌度主索會銜覆奏去後。忽於本年六月初三日。准該將軍咨到單銜奏稿。內稱已行文塔爾巴哈台。容俟明緒查明公舉承襲汗爵之人。再行會銜具奏等因。所有^努於咸豐十一年奏結情形。並奉

旨允准緣由。俱未聲明。^努不揣冒昧。敬為我

皇上陳之。伏查此案係於咸豐十年七月間欽奉

諭旨。飭交^努嚴行審訊。是年十一月。先將大概情形具奏一次。嗣

於十一年八月。將全案訊結。擬將英秀革職。從重發往新疆效力贖罪。薩碧屯擬發黑龍江充當苦差。現襲哈薩克

汗爵綽坦應革去汗爵。照薩碧屯罪名定擬外遣等因。復由^奉另片聲明。每遇咨調人證到案。及自塔爾巴哈台差旋各員弁等。細加詰訪。據稱哈薩克素以富强為尊。阿勒坦沙拉雖係汗爵。家頗窘乏。所部亦甚寥落。綽坦雖係台吉。而資較裕。其屬實繁有徒。為眾哈薩克所畏服。查綽坦稟求襲汗之時。其所攜之

敕書。與回字所用之圖書。及寶石頂雙眼花翎。皆係阿勒坦沙拉世傳之寶。綽坦雖係伊外甥。並不同居。何以悉被偷用。難保無受賄私賣汗爵。懼罪遠颺情事。且前於咸豐九年。經前任將軍扎拉芬奏查明綽坦係阿勒坦沙拉外甥。奏請

恩施仍令綽坦承襲汗爵。並戴用雙眼花翎。業蒙

俞允。該遊牧人等。無不周知。今忽革去汗爵。治以重罪。外夷轉昧。不知法度。轉足啟其猜忌之心。復查綽坦之父漢巴爾。於嘉慶年間。挾賊奮勉。屢經

恩賞。復因殺斃俄國人數名。曾經奏明派員查辦在案。是綽坦供稱不肯投順俄國。尚屬可信。又綽坦原遞回字。本屬聲明親戚。並未詐稱姪兒。只由薩碧屯代為營謀。遽膺重罪。情亦可原。合無仰懇

恩施。暫予寬免。俾綽坦愈知感激。以捍衛邊鄙。固我藩籬。於邊計不無裨益等因。一併奏明在案。嗣於同治元年。才在阿克

蘇查辦事件。接據該將軍咨。轉准兵部咨。咸豐十一年九月二十三日奉

上諭。薩碧屯著從重發往黑龍江充當苦差等因。欽此。已由該將軍咨行塔爾巴哈台遵照。亦在案。此等訊問。綽坦襲汗一案。據結奉

旨允准之原委也。伏思法貴持平。原不容稍涉將就。而事關邊計。尤不得不豫策萬全。緣哈薩克僻居卡外。雖臣服已久。不過略示羈縻。但期有益於邊疆。似難遽繩以常法。查綽坦自咸豐九年。欽奉

諭旨。換給

敕書之後。業經承襲汗爵。至咸豐十一年九月。復奉

諭旨。寬免其罪。並未將汗爵革除。數年以來。該遊牧人等。久經遵

奉為汗。且查其從前原供。又有不肯歸順俄國之語。現值

俄人勾結哈薩克。在伊犁邊卡滋擾。其塔爾巴哈台邊境。

皆係綽坦屬下。於邊計尤有關繫。茲若令該台吉等公舉

襲汗之人。自必將綽坦汗爵先行革除。追繳

敕書。彼化外顛蒙。或以前奉

諭旨不足取信。因而妄生疑懼。轉恐不足以示羈縻。才再四思維。

斷不敢迴護前奏。自謂辦理已臻妥協。惟查才訊辦此案。

時。該將軍正在任所。才調任時。復將全案移交。是前後情。

節斷無不知之理。且所未

諭旨係由該將軍知照。如並塔爾巴哈台。卽前次致才信函亦係深知原委之語。何以此次摺內並未將前案訊結奉

旨允准緣由據實聲明請

旨定奪。如若明知事出兩歧。緘默不言。設於邊計稍有遺誤。負咎匪輕。是以不揣冒昧。謹將才辦理此案緣由。縷晰奏

聞。

諭議政王軍機大臣等。景康奏遵旨偵探俄羅斯布魯特情形。倭里罕後裔下落。並密陳綽坦仍宜承襲汗爵各摺。倭里罕是否陷入浩罕城。或由城內逃出被害。那黑阿渾子孫。是否在倭什

地方或附從希皮察克布魯特均無確實消息。著景廉仍行設法切實探明。隨時具奏。至俄羅斯占據安集延城池三處。或引誘沙雅克等愛曼布魯特隨從。或與布魯特鄂斯滿等構釁。雖係卡外蠻觸相爭。惟俄夷貪心無厭。卡外各部落勢將盡為吞併。與西路邊界日形逼近。不可不豫籌防範。況阿哈瑪塔爾愛曼俄羅斯頭目巴什吐克等。既有教布魯特帶俄人七百名前往喀什噶爾之信。若係為通商而來。何至聚集如此多人。該國既向結哈薩克人眾。在伊犁卡倫滋事。難保不於喀什噶爾邊卡窺伺滋擾。著景廉嚴密行知。本著福珠凌阿加意防範。勿稍疏忽。鄂斯滿等既聚眾一萬二千名之多。在松庫勒地方。將俄人擊

敗。儘可設法籠絡。俾為我卡外屏藩。著景廉卽揀派委員帶令
晚事回子。前往偵探。或可藉資臂助。至綽坦冒襲汗爵一案。前
於景廉奏結時。業因情有可原。將綽坦之罪降旨寬免。嗣據常
清覆奏。查明阿勒坦沙拉父子下落摺內。未將原委陳明。復降
旨令常清景廉將應襲汗爵之人。行令哈薩克台吉公舉。經常
清行文塔爾巴哈台辦理。現據景廉奏稱。哈薩克奉綽坦為汗
業已相安日久。且所屬部眾多在塔城附近地方。又不願附俄
人。本日據明緒等奏。尚調綽坦等輕騎前赴塔城晚諭。自應設
法羈縻。俾為我用。綽坦本未降旨革除汗爵。著仍循其舊。本日
已諭令明誼等將常清咨文撤銷。並諭令常清知悉矣。

籌辨夷務始末卷之十九